



晚上九点半以后，手机响了，一看，是张建华大夫。赶紧接听，“我明天临时有事儿，不能上班了。你什么情况啊？说给我听听。”

张建华本来是县医院呼吸科的主任，也是主任医师。一年前退休后被返聘，明天，他要在专家门诊坐诊，我本来已经和他电话联系过，明天去找他。

“前些天，早晨起来出现胸闷现象。想找你看看。”

“你把CT片子和结论发给我，我看看。”

发过去不久，张建华回信息说，是靶向药副作用引起的，又详细询问了具体情况，给我开了三样药，交代清楚如何服用。来来回回，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俩的通话才算结束。

我只是一个普通教书匠，本来并不知道县医院里有张建华这么一个大夫，我知道

他，是因为我娘。

二十多年前，我娘得了肺病，越来越重，最后不能起床，要找医生看。我的一个姨兄弟在县医院工作，我打电话问他，他向我推荐了张建华。他与张建华联系以后告诉我，下午下了班，他和张建华一起到家里给我娘看病。

我和张建华素未谋面，只是因为熟人介绍，就这么热情地要登门问诊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

下午六点钟以后，张建华和我姨兄弟，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如约而至。那时候，他还很年轻，三十刚出头，浓眉大眼，身板挺直，帅男模样。说起话来，却是和风细雨，非常具有亲和力。他走到我娘床前，亲热地叫着大娘，拿出听诊器听了好一会儿，又看了舌苔，详细询问我娘的病理感觉。开了几样药，让在家里输液治疗。

当时，张建华是内科副主任，是呼吸治疗专业的台柱

真情驿站

henqingyizhan

良医

□李俊明

前前后后，大概半个小时过去，将近晚上七点，夜幕已经降临。看完病，他要走。我和姨兄弟都挽留他，邀请他在家里吃饭，他婉言谢绝，和我姨兄弟一起，骑上自行车就走。俩人的身影，慢慢消失在夜色里。

大约十几天以后，我娘的病情大为好转。那之后，只要我娘肺病发作，我都直接找张建华，他总是有求必应。

再后来，我娘需要住院治疗，张建华总是提前安排好床位。他看病非常细心，根据我娘的病情，不断调整药物或者药量。而且，只要到我娘床前，总是不叫大娘不说话，弯着腰，尽量贴近我娘，说话时和风细雨。他温柔体贴的医风，慢慢感染了我娘，只要他来到身旁，我娘总是满脸笑容，向他诉说自己的病情。

那时候，治疗肺炎的首选药是氧氟沙星。当时的氧氟沙星副作用挺大，病人用了会出现狂躁现象。我娘出现狂躁的时候会手舞足蹈，说自己想飞，吵闹着回家。等我们都劝不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去找张建华，让他出面安抚。他一出来，一声大娘一叫，我娘立即缓和下来。张建华慢声细语地劝导她，有时候，还会说些善意的谎言，譬如，他和我一起抬着我娘的病床，一边摇晃，一边对我娘说，“大娘，咱回家了。”

在不停地摇晃中，我娘慢慢平静下来，又慢慢闭上眼睛睡着后，张建华才离开。

当时，张建华是内科副主任，是呼吸治疗专业的台柱

子，他又是县医院唯一一个会肾病透析技术的医生，所以，除了呼吸科的正常工作，他还得兼顾透析工作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么忙，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有疲劳的样子，也没有听见他发过一句牢骚。后来，县医院专门成立了呼吸和肾病科，他是主任，更忙。

我娘走了之后，我爹又得了肺炎，他对张建华的信任几乎到了依赖的程度。我爹一犯病，就告诉我，快找张主任给我看看。有时候，张主任还会亲自到家里给我爹看病，详细了解病情之后，对症开药，大约十几天过去，病情就会缓解。到后来，我爹的肺炎越来越严重，他临走的两三年，每年总要住几回院。只要住院，我爹必定奔着张主任去。

有一次，病情突发，到医院时，呼吸科实在腾不出床位，只好住进其他科室。我爹缺乏对主治医生的信任，不大配合，只好把张主任叫过来，给他看过病，开了药，他才安定下来。就这样，我爹还是不放心，一再要我联系张主任，尽快转过去。张主任本来就在记挂在心里，他那边一腾出床位，马上让我爹转到呼吸科，我爹才彻底放心。每逢张主任走到我爹病床前，他都会对着张主任笑，笑里满是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信任。

经常麻烦张主任，我心里实在非常感激，总想表示一下我的心意。有一次，我买了几箱牛奶面条之类的礼品，让人开着车去他家。去之前，我已经了解到他在家，却不曾想，怎么也敲不开门，打手机，他

说在外面。我说我等，他不让，说是要很久才回来。我不听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等到晚上九点多，也没等到他回来，更没敲开门，只好悻悻作罢，离开。

二十多年过去，我七十多岁了，张建华也退休了。如今的他，已经是满头白发，背也有些驼了，说话更加和风细雨。

等我也犯了肺病的时候，自然想到他。吃了他开的药十几天，到省城复查肿瘤，做CT，CT报告建议对症治疗。我并没有在省城医院找医生，而是回到县里，直接找张建华。他退二线之前，已经将他所在的呼吸科打造成全国有名的科室，好几次国家级的呼吸治疗主题会议都到县里来开，再加上他给我娘和我爹治病的情况，我当然最信任他。他看了CT和报告，马上调整了药物。

过几天，他又主动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县医院远程治疗门诊，可以线上预约看病。到了医院，正赶上北京两位大夫在他们科室会诊，他又和北京两位大夫一起，针对我的病情做会诊，最终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。一个月过去，张建华让我去复查，打开CT片子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“炎症减轻多了，肺间质也减轻不少，条索状阴影也消退不少。”

我听了，喜出望外，感谢他，他只是笑笑，一如往常，和风细雨地说，“继续吃药，再吃上两个月，一定会有好效果。”

这话，我信，我坚定不移地相信。

地图上的“诗与远方”

□鲁北

心香一瓣

当读书写作的疲惫如潮水般漫上心头，我总会停下手中的笔，移步至那幅挂在墙上的地图前，让目光开启一段独特的旅程。

以目光作舟楫，畅游于山川湖海之间，是我在岁月里珍藏的心灵雅趣。我没有足够的财富与时间，像他人一般，背上行囊，踏上远方的土地，亲身领略祖国山河的壮丽。然而，这一方小小的地图，却宛如一扇任意门，只需目光触及，想象便能插上翅膀，带我穿梭于江南的烟柳画桥与塞北的大

漠孤烟之间。

思绪常飘向遥远的东北，想起那位与我同怀文学热忱的挚友王岚。此时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拨通案头那部红色电话，窗外雪花纷纷扬扬，我轻声询问：“你那儿下雪了吗？”她温柔的声音顺着电波传来：“雪好大啊！”那声音，仿佛裹挟着东北大地的豪爽与热情，让我虽未身处白山黑水间，却也能感受到雪花飘落肩头的清冽。

有时我的梦又栖落于温婉的江南。每当忆起那

位多次编发我稿件的苏姓大姐，她那软糯的吴侬软语便在耳畔响起，轻柔得如同江南微风，撩拨着我的心弦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已置身于江南的朦胧细雨中，青石板路被雨水浸润，散发着岁月的芬芳，每一寸空气都弥漫着诗意。

但片刻之后，我的思绪便会轻轻折返，回到这小小的、充满诗意的跬步斋，我这十几平方的书房里。看似我的目光结束了这次地图上的旅程，实则，这旅程从未真正结束。

因为，通过地图展开的这场旅行，不仅是对远方的向往与憧憬，更是在喧嚣尘世中为心灵寻得的一方净土。在这方天地里，我挣脱现实的桎梏，让心灵在广袤的天地间自由驰骋。它让我明白，真正的旅行，并非只是身体跨越千山万水，更是心灵在不同的风土人情、文化底蕴间的深度探寻与交融。这份独特的体验，让我于平凡生活中，触摸到世界的万千姿态，也让我在喧嚣尘世中，寻得内心的宁静与富足。

